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二

隱二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佛法難聞如來往昔爲菩薩時不惜身命以求於法是故應當勤心聽法我昔曾聞鵠緣譬喻有邪見師爲釋提桓因說顛倒法彼外道師非有真智自稱爲一切智說言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帝釋聞是語已心懷不悅極生憂愁爾時帝釋見諸世間有苦行者盡到其所推求一切智如帝釋問經中偈說

我今意欲求不能得滿足晝夜懷疑惑莫識是與非我於久遠來恒思廣推求不知大真濟今爲何所在
毗首羯磨白帝釋言處於天上不應憂愁世

間拘尸國王名曰尸毗精勤苦行求三藐三菩提智者觀已是王不久必當成佛可往親近帝釋答言彼之所作不移動耶即說偈言猶如魚子生雖多成者少又如菴羅果生熟亦難別菩薩亦如是發心者甚多成就者極少若作難苦行而不退轉者可說決定得欲知菩薩者執心必堅固毗首羯磨言我等今當而往試看若實不動當修供養爾時帝釋爲欲觀察菩薩心故自化作鷹語毗首羯磨汝化作鵠時毗首羯磨即化作鵠身如空青眼如赤朱向帝釋所爾時帝釋生憐愍心語毗首羯磨我等云何於菩薩所而生逼觸爲彼尸毗王作苦惱事雖復受苦如練好寶數試知真試寶之法斷截屈折火燒椎打乃始知真爾時化鵠爲鷹所

逐鵠現恐怖於大衆前來入尸毗王腋下其色青綠如蓮華葉其光赫奕如黑雲中絳嘴白嚴麗諸人皆生希有之想即說偈言

有實慈悲心 衆生皆體信 如似日暗時趣於自己巢 化鷹作是言 願王歸我食

爾時大王聞鷹語已又見彼鵠極懷恐怖即說偈言

彼鵠畏鷹故 聽翻來歸我 雖口不能言怖泣淚盈目 是故於今日 宜應加救護爾時大王安慰鵠故復說偈言

汝莫生驚怖 終不令汝死 但使吾身存必當救於汝 岂獨救護汝 幷護諸衆生我爲一切故 而作役力者 如受國人雇六分輸我一 我今於一切 即是客作人要當作守護 不令有苦厄

爾時彼鷹復白王言大王此鵠是我之食王答鷹言我久得慈於衆生所盡應救護鷹問王言云何久得爾時大王即說偈言

我初發菩提 爾時即攝護 於諸衆生等

應生憐愍心

鷹復以偈答言

此語若真實 速應還我鵠 若我飢餓死汝即捨慈心

王聞是已即便思惟如我今者處身極難我當云何籌量得理作是念已即答鷹言頗有餘肉活汝命不鷹答王言唯新肉血可濟我命爾時大王作是思惟當作何方即說偈言一切諸衆生 我常修護念 如此熱血肉不殺終不得

作是念已唯已身肉可以濟彼此極爲易復

說偈言

割於自己身 而用與彼鷹 乃至捨己身

當護恐怖命

爾時大王說是偈已便語鷹言汝食我肉爲得活不鷹言可爾願王稱量身肉使與鴿等而以與我爾乃食之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心生歡喜即語侍人速取秤來以割我肉貿此鴿身今正是我大吉會日云何是吉會即說偈言

老病所住處 危脆甚臭穢 今應爲法故捨此賤穢肉

時王侍人奉勅取秤爾時大王雖見秤來都無愁色即出其股脚白滑澤如多羅葉喚一侍人即說偈言

汝今以利刀 割取我股肉 汝但順我語

莫生疑畏想 不作難苦行 不得一切智
一切種智者 三界中最勝 苦提以輕緣
終不可獲得 是故我今者 極應作堅固

爾時侍人悲淚滿目又手合掌作如是言願見愍恕我不能作我常受王供給使令何忍以刀割王股肉 即說偈言

王是救濟者 我設割王肉 我身及與刀
應疾當墮落

爾時大王手自捉刀欲割股肉輔相大臣號泣諫諍不能令止城內諸人亦各勸請不隨其語割於股肉隱二親近諸人亦各返顧不忍見

之婆羅門各掩其目不忍能觀宮中妓女舉聲悲哭天龍夜叉乾闔婆阿脩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在虛空中各相謂言如此之事信未曾有爾時大王身體軟弱生長王宮未曾

遭苦舉身毒痛迷悶殞絕而自勸喻即說偈言

咄心應堅住 如此微小苦 何故乃迷悶
汝觀諸世間 百千苦纏逼 無歸無救護
無有覆育者 悉不得自在 唯有汝心者
當爲作救濟 何故不自責 橫生苦惱想
釋提桓因作是念今此大王所爲甚苦心能
定不即欲試之作如是言汝今苦痛甚難可
忍何不罷休受苦乃爾汝今以足不須作是
放鴿使去菩薩微笑而答之言終不以痛違
我誓心假設有痛過於是者終無退相干以
小苦方於地獄不可爲喻故應起意於苦惱
衆倍生慈悲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我今割身苦 心意極廣大 智小志弱者
受於地獄痛 如此苦長遠 深廣無崖畔

云何可堪忍 三 我愍如是等 是故應速疾
急求於菩提 如是等諸苦 救拔令解脫

時天帝釋復作是念大王所作故未大苦復
有苦惱甚於是者心爲動不我今當試作是
思惟默然不語時彼大王以所割肉著秤一
頭復以鴿身著秤一頭鴿身轉重復割兩脰
及以身肉用著秤頭猶輕於鴿時彼大王深
生疑恠何緣乃爾即便舉身欲上秤上時鷲
問言汝何故起爲欲悔耶大王答言我不欲
悔乃欲以身都上秤上救此鴿命爾時大王
欲上秤時顏色怡悅左右親近都不忍視又
驅諸人不忍使見時王語言恣意使看時彼
大王割身肉盡骨節相拄猶如畫像在於兩
中毀滅難見爾時大王作是唱言我今捨身
不爲財寶不爲欲樂不爲妻子亦不爲宗親

眷屬乃求一切種智救拔衆生即說偈言
天人阿脩羅 乾闥婆夜叉 龍及鬼神等
一切衆生類 有見我身者 皆令不退轉
爲貪智慧故 苦毒割此身 欲求種智者
應當堅慈心 若不堅實者 是則捨菩提

爾時大王不惜身命即登秤上時諸大地六
種震動猶如草葉隨波振蕩諸天空中嘆未
曾有唱言善哉善哉真名精進志心堅固即
說偈言

我護彼命故 自割已身肉 純善懷悲愍
執志不動轉 一切諸天人 皆生希有想
爾時化鷹嘆未曾有彼心堅實不久成佛一
切衆生將有恃怙釋復本形在大王前語毗
首羯磨還復爾身我等今當共設供養而此
菩薩志力堅固猶須彌山處於大海終無動

搖菩薩之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等應供養 勇猛精進者 今當共起發
讚嘆令增長 諸有留難苦 應當共遮止

與其作伴黨 修行久堅固 安住大悲地
一切種智樹 萌芽始欲現 智者應擁護

毗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今大王於一切衆
生體性悲愍當使彼身還復如故願一切衆
生智心不動爾時帝釋問彼王言爲於一鵠
能捨是身不憂惱耶爾時大王以偈答言

此身歸捨棄 猶如彼木石 會捨與禽獸
火燒地中朽 以此無益身 而求大利益
應當極歡喜 終無憂惱心 誰有智慧者
以此危脆身 慢貿堅牢法 而當不欣慶
爾時帝釋語大王言此語難信又如此事實
有大仙能觀察者必知我心實無返異帝釋

語言汝作實語爾時大王作是誓言若我今者心無悔恨當使此身還復如故爾時大王觀已所割身肉之處即說偈言

我割身肉時 心不存苦樂 無瞋亦無憂
無有不喜心 此事若實者 身當復如故

速成菩提道

隱二
救於衆生苦

說是偈已爾時大王所割身肉還復如故即說偈言

諸山及大地 一切皆震動 樹木及大海
湧沒不自停 猶如恐怖者 戰掉不自寧
諸天作音樂 空中雨香華 鐘鼓等衆音
同時俱發聲 天人音樂等 一切皆作偈
衆生皆擾動 大海亦出聲 天雨細珠香
悉皆滿諸道 華於中虛空 遲速下不同
虛空諸天女 嚴花滿地中 若干種綵色

金寶校飾衣 從天如雨墜 天衣諸縷匱
相觸而出聲 諸人屋舍中 寶器自發出
莊嚴於舍宅 自然出聲音 猶如天妓樂
諸方無雲翳 四面皆清明 微風吹香氣
河流靜無聲 夜叉渴仰法 增長倍慶仰
不久成正覺 歌詠而讚喻 內心極歡喜
諸勝乾闥婆 歌頌作音樂 美音輕重聲
讚嘆出是言 不久得成佛 度於誓願海
速疾到吉處 果願已成就 憶念度脫我
時彼帝釋共毗首羯磨供養菩薩已還于天
宮復次應近善知識近善知識者結使熾盛
能得消滅我昔曾聞素毗羅王太子名娑羅
那時王崩背太子娑羅那不肯紹繼捨位與
弟詣迦旃延所求索出家既出家已隨尊者
迦旃延詣巴樹提王國在彼林中住巴樹提

王將諸宮人往詣彼林中眠息樹下彼尊者
娑羅那乞食迴還坐靜樹下時諸宮人性好
華果詣於林中遍行求覓娑羅那比丘盛年
出家極爲端正爾時宮人見彼比丘年既少
壯容貌殊特生希有想而作是言佛法之中
乃有是人出家學道即遶邊坐時巴樹提王
隱二
既眠寤已顧瞻宮人及諸左右盡各四散求
覓不得王即自求所在追尋見諸宮人遶比
丘坐聽其說法即說偈言

雖著鮮白衣 不如口辯說 千女圍遶坐

愛敬其容貌

爾時彼王以瞋忿故語比丘言汝得羅漢耶
答言不得汝得阿那舍耶答言不得汝得須
陀洹耶答言不得汝得初禪二禪乃至四禪
耶答言不得爾時彼王聞是語已甚大忿怒

語尊者言汝非離欲人何緣與此宮人共坐
即勑左右執此比丘剥脫衣服唯留內衣以
棘刺枝用打比丘時宮人等涕泣白王彼尊
者無有罪過云何撻打乃至如是王聞是語
倍增瞋忿撻打過甚爾時尊者先是王子身
形柔軟不更苦痛舉體血流宮人覩之莫不
涕淚尊者娑羅那受是撻打遺命無幾悶絕
躋地良久乃甦身體遍破如狗制齒譬如有人
蟒蛇所吸已入於口實難可免設還出口
取活亦難娑羅那從難得出亦復如是張目
德二
恐怖又懼更打舉身血流不能著衣抱衣而
走四望顧視猶恐有人復來捉已同梵行者
見是事已即說偈言

誰無悲愍心 打毀此比丘 云何出家所
而生勇健想 云何都不忍 生此殘害心

無過橫加害 實是非理人 出家捨榮貴
單獨無勢力 衣鉢以自隨 不畜盈長物
是何殘害人 殴打乃如是

諸同學等扶接捉手詣尊者迦旃延所見婆
羅那舉聲涕哭生於厭惡而說偈言

如彼闇浮果 赤白青斑駭 赤有赤淤處
血流處處出 誰取汝身體 使作如是色
爾時比丘娑羅那以已身破血流之處指示
尊者即說偈言

知我無救護 單孑乞自活 自省無過患

輕欺故被打 巴樹提自恣 豪貴土地主
起暴縱逸心 惡鞭如注火 用燒毀我身
我既無過惡 橫來見打撲 傷害乃致是
尊者迦旃延知娑羅那其心忿恚而告之言
出家之法不護已身爲滅心苦即說偈言

汝身既苦厄 云何生怨恨 莫起瞋恚鞭
婆羅那心生苦惱瞋相外現如龍鬚時吐舌
現光亦如雷電而說偈言

和上應當知 瞳慢燒我心 猶如枯乾樹
中空而火起 出家修梵行 已經爾所時

如我於今者 欲還歸其家 偲劣怯弱者
猶不堪是苦 況我能堪忍 如此大苦事
我今欲歸家 還取於王位 集諸象軍衆
覆地皆黑色 瞳恚心熾盛 畫夜無休息
猶如大猛火 𦵹二 焚燒於山野 燐火在中燒
巴樹提亦爾

說是偈已即以三衣與同梵行者涕泣哽咽
禮和上足辭欲還家復說偈言
和上當聽我 懈悔除罪過 我今必向家

心竟無願樂 於出家法中 不得滅此怨
時彼和上於修多羅義中善能分別最爲第
一辭辯樂說亦爲第一而告之言汝今不應
作如斯事所以者何此身不堅會歸盡滅是
故汝今不應爲身違遠佛法應當觀察無常
不淨即說偈言

此身不清淨 九孔恒流汙 臭穢甚可惡
乃是衆苦器 是身極鄙陋 瘰瘍之所聚
若少根觸時 生於大苦惱 汝意迷著此
殊非智慧理 應捨下劣志 如來所說偈
汝今宜憶持 念恚瞋惱時 能自禁制者
猶如以鞚勒 禁制於惡馬 禁制名善乘
不制名放逸 居家名牢繫 出家爲解縛
汝既得解脫 返還求枷鎖 牢縛繫閉處
瞋是內怨賊 汝莫隨順瞋 爲瞋所禁制

佛以是緣故 讀於多聞者 仙聖中之王
汝當隨彼語 今當憶多聞 莫逐於瞋恚
若以鐵鋸解 身體及肢節 佛爲富那奇
所可宣說者 汝宜念多聞 如是等言語
當憶舍利弗 說五不惱法 汝當善觀察
世間之八法 汝宜深校計 瞪恚之過惡
應當自觀察 出家之標相 心與相相應
爲不相應耶 比丘之法者 從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 而生重瞋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瞋恚 而爲於信施 之所消滅耶
汝欲行法者 不應起瞋恚 自言行法人
爲衆作法則 而起瞋恚者 是所不應作
瞋忿惱其心 而口出惡言 智人所譏呵
是故不應爲 諸有出家者 應當具三事
調順於比丘 忍辱不起瞋 決定持禁戒

實語不妄說 善修於忍辱 不宜生瞋意
沙門種類者 不應出惡言 應著柔和衣
出家所不應 瞪出麤惡語 猶如仙禪坐
抽劍著抱上 比丘器衣服 一切與俗異
瞋忿同白衣 是所未應作 麟言同俗人
云何名比丘 剃髮除飾好 自卑行乞食
作是卑下相 不斷於憍慢 若欲省憍慢
應棄穢惡心 速求於解脫 身如彼射的
有的箭則中 有身衆苦加 無身則無苦
如似開還門 擊鼓著其側 有人從遠來
疲極欲睡眠 至門皆打鼓 未曾有休息
此人不得眠 瞪於擊鼓者 彼共多人爭
後思其根本 此本乃是鼓 都非衆人過
即起斫破鼓 乃得安隱眠 比丘身如鼓
爲樂故出家 蚊蟲蠅毒草 皆能蟄蟄人

時彼和上說是偈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宜
捨瞋忿惱害之心設欲惱他當聽我說一切
世間悉皆燒惱云何方欲惱害衆生一切衆
生皆屬死王我及於汝并彼國王不久當死
汝今何故欲殺怨家一切有生皆歸於死何
須汝害生必有死無有疑難如似日出必當
滅沒體性是死何須加害汝設害彼有何利
樂汝名持戒欲加毀人於未來世必得重報
受苦無量此報亦爾何須加毀彼王毀汝汝
起大瞋恚之法現在大苦於未來世復獲
苦報先當害瞋云何傷彼若於剎那起瞋恚
者逼惱身心我今爲汝說如是法當聽是喻

如指然火欲以燒他未能害彼自受苦惱瞋
恚亦爾欲害他人自受楚毒身如乾薪瞋恚
如火未能燒他自身熾然徒起瞋心欲害於
彼或能不能自害之事決定成就爾時婆羅
那默然而聽和上所說法要同梵行者咸生
歡喜各相謂言彼聽和尚所說法要必不罷
道婆羅那心懷不忍高聲而言無心之人猶
不能忍如斯之事況我有心而能堪任婆羅
那說偈言

電光流虛空 猶如金馬鞭 虛空無情物
猶出雷音聲 我今是王子 與彼未有異
云何能堪忍 而當不加報

作不是彼民我不作賊不中蹈人不鬪亂王
爲以何過而見加毀彼居王位謂已有力我
今窮下人各有相我自乞食坐空林中橫加
毀害我當使如已之比不敢毀害我當報是
不使安眠我是善人橫加毀辱我今報彼當
令受苦過我今日使凶橫者不敢加惡作是
語已於和尚前長跪白言爲我捨戒爾時同
師及諸共學同梵行者舉聲大哭汝今云何
捨於佛法或有捉手或抱持者五體投地爲
作禮者而語之言汝今慎莫捨於佛法即說
偈言

云何於衆中 獨自而捨去 退於佛禁戒
云何作是惡 云佛非我師 比丘至汝家
云何不慚愧 汝初受戒時 誓能盡形持
云何無忠信 而欲捨梵行 執鉢持袈裟

乞食以久長 著鎧捉刀仗 方欲入戰陣
王鞭毆汝身 禱捨沙門法 不憶忍辱仙
割截於手足 彼獨是出家 汝非出家耶
彼獨自知法 汝不知法耶 彼極被截刑
猶生慈愍心 堅持心不亂 汝今爲杖捶
隱二 十四

尊者迦旃延語衆人言彼心以定汝等捨去
當爲汝治諸比丘等既去之後尊者迦旃延
摩娑羅那頂而作是言汝審去耶白言和上
我今必去迦旃延言汝但一夜在此間宿明
日可去莫急捨戒答言可爾我今最後用和
尚語今夜當於和尚邊宿明日捨戒當還家
居取於王位與巴樹提共相抗衡和尚足邊
以草爲敷於其上宿時迦旃延以神足力令
其重眠夢向本國捨戒還家居於王位集於

四兵往向巴樹提時巴樹提亦集四兵共其
鬪戰娑羅那軍悉皆破壞擒娑羅那拘執將
去巴樹提言此是惡人可將殺去於其頸上
繫枷羅毗羅鬘魁膚搖作惡聲鈴衆人侍衛
器仗圍遶持至塚間於其中路見迦旃延執
持衣鉢入城乞食涕泣墮淚向於和尚而說
偈言

不用師長教 罡恚惱濁體 今當至樹下
毀敗於佛法 我今趣死去 衆刀圍遶我
如鹿在圍中 我今亦如是 不見闇浮提
最後見和尚 雖復有惡心 故如牛念犢
隱二 十五 時彼魁膚所執持刀猶如青蓮而語之言此
刀斬汝雖有和尚何所能爲求哀和尚舉聲
大哭我今歸依和尚即從睡覺驚怖禮和尚
足願和尚解我圍和尚語言我本愚癡欲捨

佛禁聽我出家我不報怨亦不用王所以者何樂欲味少苦患衆多怨恚過惡我悉證知我今唯欲得解脫法我無志定輕躁衆生不善觀察於諸智者不共語言爲一切衆生所呵罵器唯願和尚度我出家於苦惱時現悲愍相我於苦惱中和尚悲愍我迦旃延言汝不罷道我以神力故現夢耳彼猶不信和尚右臂出光而語之言汝不罷道自看汝相娑羅那歡喜作是言嗚呼善哉知識以善方便開解於我我有過失以夢支持佛說善知識者梵行全體此言實爾誰有得解脫不依善知識唯有癡者不依善友云何而能得於解脫尊者迦旃延拔濟娑羅那巴樹提瞋恚之毒藥消滅無遺餘是故有智者應近善知識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二

者梵行全體此言實爾誰有得解脫不依善
知識唯有癡者不依善友云何而能得於解
脫尊者迦旃延拔濟娑羅那巴樹提瞋恚之
毒藥消滅無遺餘是故有智者應近善知識